

R  
505  
467.1

24

售經總社務服化文國中

記登請呈局會社向巴刊本

# 星期評論

輯編佐良高

期三十二第

幹主士英劉

## 再致美國朋友

在上一星期，我勸你們起勁的加入這一次大戰，勿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今天，我想貢獻你們一個關於如何開始作戰的建議。

我知道你們的國家是一民治國家，即以輿論為決策所據的國家，而且非經國會議員六七百人之決議，你們的總統與海陸軍部長無論如何性急燥，也決不能輕對任何國家宣戰，所以關於和戰大計，我願向你們全體說話。若在別的國家，任何破爛或茅棚，只要駐紮一個士兵，甚或貼上一張上有「軍」字的封條，就使人肅然起敬，我就不向它的人民說話了。我今一再致函你們，表示我尊重你們，羨慕你們。如果我有一兩句話刺激你們，我希望你們勿太認真。好在你們一向沒有「自卑感」，從不「做賊心虛」，什麼話都聽得進，所以我將暢所欲言，幸垂察焉。

我覺得你們因為同文同種關係，對於英國人的遭遇之厄看得過分嚴重，以致有人想以對德宣戰為當務之急，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第一，英為四百年來稱霸世界之唯一偉大帝國，憑其本身力量尚可支持相當年月，至少地的自治領是忠於祖國的，人力財力尚皆勝於德國，你們毋須為她過分焦急。第二，德自征服巴爾幹後，英德已無用武之地，因無強大海軍，攻打非洲似是不上算的。德國陸軍的未來用武之地，苟非土耳其，即係莫斯科平原——據我觀察，攻蘇或在倭英之前。爲了全世界的政治關係，你們與其爲了帝國主義的英國而正式參戰，不如稍待幾天，爲了蘇聯的英勇抗戰而予以合乎公理正義的聲援！第三，你們雖是一個大陸國家，現在握的却是海權，在準備未充足前，難予軸心國以致命的打擊。第四，你們派兵赴歐，倘有後顧之憂，必須分散兵力。

假使我做你們，我將覓一最早的可利機會，對日不宜而戰。爲什麼？第一，三國同盟中之意大利業已一筆勾銷，連空桶都已破裂，所剩只有德日二國，而日本係一島國，容易發揮你們海軍的威力。你們只要調遣五分之一的兵艦來應付日本海軍，誘之航到台灣以南，如攻台灣廣東越南與泰國，而再調遣五分之一的海軍來集中轟炸日本沿海都市，則於三日之內，便可以使日本屈服。本屢兒是不便聲聲報的，木房子也是經不起燃燒彈之開玩笑的，你們值得爲此試驗。第二，日本解決以後，印度洋以東即可和平無事，英國即可集中其全部海陸空軍來對付德國。第三，中國因此可以抽出至少三百萬陸軍來代替你們赴歐作戰，只要你們供給武器與技術上的幫忙，作戰能力未必低於你們的「孩子」。第四，經此一役之後，天下事大定矣，你們仍可以在法律上不對德國宣戰，留一對付歐局的超然地位，到必要時還可給予不幸而被誤導的日耳曼民族以其所應得的聲援。我如此說，你們以爲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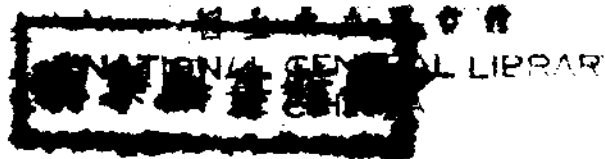
(英)

版出社論評期星

號四九二第字錄證查審法

日九月五年十三國民華中

院家院次龍小慶重



632197

### 隔壁似乎不能觀火

四月二十六日，芬蘭十爾庫港到德國運載四隻，上載德軍一萬二千人，並附軍火及坦克車等。此項消息係由真理報首先揭出。

五月一日，塔斯社發表國防人民委員長提摩曼科之宣言，中有警句曰：「處此局勢中，紅軍必須時時整馬彎弓」。我們不敢贊一辭。

### 假使還有一個事實報

莫斯科廣播稱：「真理報載五一節紅軍檢閱結果，可知紅軍必可在任何戰場打擊任何敵人，勝利終歸紅軍。紅軍威力之強大，由此可見。又任何飛機決不敢突入蘇聯高射炮之火網」。

看了這段新聞，人人感覺興奮，這顯示了我們的第一名友邦自從芬蘭戰爭以後，其練兵之成績業已打破世界紀錄。惟此新聞之公布，定會引起希特勒的嚴重注意，也許要派戈林將軍到莫斯科去秘密留學，猶如往昔彼得大帝之人荷蘭船塢，因為柏林與漢堡等地的高射炮火網，和蘇聯的比較，實在是太落伍了。

### 美國的海防

邁阿迷四日路透電：「拉丁美洲十國應美國海軍部之邀請，各派代表參觀美國海防。巴西烏拉圭及巴拉圭三國海軍司令先後前來，業已抵此。現十國代表均已到齊。古巴，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海軍司令均於三日夜抵此。秘魯，智利，亦道國海軍司令則係一日夜間首先

到達。阿根廷代表現已首途赴紐約，亦將參觀美國海防。此次參觀範圍共達八千哩，遍歷美國兩岸」云。

這段新聞真常值得注意：一，要不是南美各國確切接受了汎美洲主義，亦即表示保衛西半球安全之決心，諾克斯不會冒此大險；二，要不是美國的國防備置業已達到了相當完成的地步，諾克斯也不敢請十個外國的海軍當局來參觀；三，真有實際把握的軍事當局並不怎樣保守秘密，惟有問心自愧的破爛看守人纔不准許人家拜訪！

### 小人懷璧

伊拉克的政府軍隊已與美國駐軍發生衝突。無論那方面得勝，我們認為總是伊拉克的不幸，因為兩河流域的油田是任何歐洲霸主所最垂涎的資源，在此油田沒有開發完盡之前，任何歐洲霸主決不容許伊拉克真正獨立。希特勒的甘言蜜語只能欺騙那些缺乏現代政治觀念的阿拉伯土會，絕對不能欺騙未來世界的寫歷史者。假如我是伊拉克人，我將嚴守蘇聯式的和平政策，既不攻英，亦不助德，而惟利用中立地位以儘量提高現在及未來的油田出租價格。

### 何不用其所長

五月四日日本市大報載「農業專家當時達上月二十六日下午乘巴爾斯汽車公司客車赴磁器口，觀察所經營之大新農場，車行至沙坪壩以下楊家墳附近，不幸司機不慎，開車墜岩，黃氏當時身受重傷，助斷三根，立即延醫救治，現已脫險。

聞是次墜車受重傷者十餘人，穿腹破腦而死者亦數人云」。這是一個平凡的新聞。

翌日時事新報載一特訊：「牛角沱花生花園附近前昨兩日又連續發生汽車撞人慘劇。前日下午三時許，一輛車急馳而過，會將行人張某之腿部碾傷，且於肇事後並不停留，仍急馳而去。昨日上午十一時許，不幸復有車五三三〇號三輪摩托卡一輛，因駕駛不慎，竟衝入路旁二二三六號門牌之洪都商店內，當於衝毀一方桌後，復將該屋之右面牆壁貫穿。適有多人圍桌飲茶，一大人及三小孩遂遭撞傷，尤以一年僅二歲之嬰兒傷傷最重」。又是一個平凡的新聞。

時事新報記者於記錄故事之外，另加按語，希望警政當局能於日間加設交通警，以謀保障行人的安全。我覺得這個辦法不很妥善。站在馬路當中的警察，除非手執金箍棒，顯然不比人行道旁的商店臨邊巡邏得超衝撞，他本身恐說不能謀安全！比較激進的辦法，讓我省來，是請軍事當局把這一批司機老爺全部撤去，編成坦克車隊，讓他們到敵陣裏去橫衝直撞，大展所長！目前我們對於這批駕駛人才向運用，顯露尚未得當。我們不要埋沒了任何勇士的特長！

### 又一種大發明

在文字方面，中國人常有新奇的發明，一個最近的例子是：「×與×啓事，幼男×與次妹×承××兩先生之介紹，定於×年×月×日在××訂婚，經以「修身齊家，隨分報國，有志有恆，永矢勿渝，特誌數語，謹告親友」。

# 爲虎去俵

史國衡

在本刊第十六期裏，我讀了劉衡如先生「趕緊糾正爬山虎的罪行」一文，真覺得痛快淋漓，引起了我心中無限的同情。汽車夫在抗戰建國的嚴重關頭，挾運糧工作以自恃，目無法紀，貽誤交通，騷擾淫佚，浪費國家財力；甚至有聚眾行兇，強行私運的事，這種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經濟統制的行爲，久已令人首之痛心，聞之髮指。劉先生不獨根據事實，指出他們罪行之一斑，還提出了幾項具體的建議，我們深望當局不要小視這個問題，應徹察流弊，洞明癥結，加以有效的整飭；此固不獨有利於抗戰前途，即對目下社會風氣之樹立，實亦至關重要。關於他們的罪行，以及糾正治的方法，劉先生已言盡意竭，本用不着我再再措一辭。不過我國本諸個人的觀察，並根據我從幾個司機朋友那裏得來的材料，指出一部分司機的罪行還有來因，例如交通機關的督理不得其人，組織欠健全，或者司機們的處境惡劣，很可以促成他們作奸犯科。所以我雖極端同意劉先生爬山虎的罪行，但同時也感到了對於一些爲虎作倀的事事物物，必須先加一番檢討。

## 一封司機的絕命書

去年我在昆明附近某工廠調查勞工的時候，交結了幾個失意退伍的司機，從他們中間知道了一些司機的私人生活，以及盜竊器材販運私貨種種奇聞秘訣。他們另外還有一位友人，在中學念過書，激於愛國熱情，繼從軍中某省跑出來，初在某汽車兵團做駕駛兵，後來因故退下，考入某國營公司做司機，因爲該公司太黑暗，使他遭了幾次意外打擊，剛敢心灰意冷，忿不欲生，於是寫了封絕命書，準備自殺。後來經過他們作朋友的苦勸，纔算轉了念頭，打算改行做工人。我設法和這厭世的朋友見了面，作了好幾次長談。他的年紀不過二十來歲，談起話來坦坦而堅決，表情上充滿了悔和恨，看來的確是一個富於熱忱和

正義感的青年。他那三封備而未用的絕命書，都弄到我的手裏，其中有一封是準備死後公開的。我摘錄（未修改）稿設在後面。從這封信所托出的事實上，似乎可以看出幾個問題來。

——我消極自殺的理由，……大部份是括×公司×公路線，黑暗太重所致。民國二十七年我在軍運部隊，在前方工作所受的驚恐，幾次都是死裏逃生，更有幾次陷于絕境，但當時的情緒不但不感覺悲憤，而且我的態度還從容達觀的很！……堅持不感消極，而且總以爲像這樣的人生總夠人生的價值，來對那班高官顯爵大人紳士們驕傲。可是一抵×後，我個人的遭遇不及斯時百分之五，而我的思想（竟）變得和以前兩個人了。……在以前，那種悲憤的遭遇我都忍受了，到現在竟爲一個執照問題而走向絕途，豈不是笑話嗎？……去年八月我在玩院投考×，……將所帶之有限金錢拿到報到以前已用罄了，……直到今年四月始抵昆明，昆明生活如斯之高，每月工餉依舊是五十元，只加伙食津貼十元……

……可是我等死後司機考時，都不愧使他們在昆明受過訓很久及工餉最大的司機，但是考試者乃指油大王×先生，我不知考試還有這種「私相手續」，兼之我等是窮光蛋，致未送禮給×先生，……放在宿舍裏吃碗乾糧，這是我等窮了未送禮的下場。……諸位不信我的話，請打探這位×先生的公館在什麼地方，請勞駕至他家看牆上火腿有多少，方知我言之不虛也。……我等在這種情形下去問處長，處長答以「你們沒有執照，你們趕快弄執照，我給派車」。……這種理由是對的，可是××管執照的還是那位×先生，他半玩半笑的說：「執照八十一元，要弄的趕快」。天哪，那來八十一元弄執照呢？若是這八十一元弄不來，到八月底就要解雇辭職，……現在還要一百元，這財誰他們發……

諸位，執照是交通部頒發的，須經過考驗合格始能發給，可是……完全由他們用買賣的方式來發給，至於買執照的人怎樣，那就毫不提及，只要他們的錢進了腰包。我看見很多的人不會開車，只要有錢，一個兩個執照是不成問題的。諸位再不信，請至×公司查看執照底紙，看有否同樣照片的。……這樣繼續下去，國家的利害關係呢？諸位，人世的黑暗情形，若我們親身經驗過，有許多是不能令人相信的。……我在××所受痛苦太多了，……熱心社會的先生們，要以國家民族為全（前）題，（為）救一教育年計，應將社會中的種種黑暗揭穿吧，我在陰府也感謝先生的……這封信內所列舉的事實真確到什麼程度，雖屬未便斷言，但我相信一個人是決不肯以一死去誣賴旁人的。從我們幾個人當時的關係上看來，他們更用不着以這麼一封信來欺騙我——這封信落到我的手中是偶然的。此外，我們亦不必過問是否因為這人結果並未自殺而滅絕了這封信的價值，至少它可以給予我們一點新的啓示，使我們要追問爬山虎的罪行是不是別有來因？有沒有人在那無形中縱虎？

### 爬山虎的操縱人

從這封信及那幾位司機的談話裏，我知道了這個公司的司機正薪並不大，他們還是靠着開車來發財。開車除了出差費外，另有各種各樣的橫財可發，這已是公開的祕密。所以司機如能神通廣大，出差次數愈多，差事愈肥，則收入愈豐。假如像這位司機，好久輪不到開車，「放在宿舍裏吃冤枉糧」，領點定額薪水，不得外水調劑，就其倒了楣了。至於公司為什麼招了司機來領乾薪，而不還予解雇，則顯然是個偶然的特別現象，我們可不深究。不過話說回來，就在一切失了常態的時候，總給存心舞弊的人一個上下其手的好機會呢！

例如派車權既是操之於這位主考先生的手中，他便可以藉口車輛不足，以司機的賄賂有無及多寡來定派車的標準，這是他的一筆收入；高拾執照費又是一筆收入。可是後果如何？有車開的司機想到自己付出一筆代價，當然要即時撈本，將本圖利，雖欲不犯法而亦不可能。

而且頒發執照既屬不辭本領，「只要有錢，一兩個執照不成問題」，那末，像劉先生所說的程度太差，不但缺乏愛國觀念，且無機械知識的司機自然會混跡其間了。我們當然不能僅就這個公司的例子來推斷其他運輸機關都有這種舞弊，不過司機把結上司，想藉此以獲得優先權利，或上司要為自己的太太小姐們買些絲襪或化粧品，甚或帶些其他違禁物品，因而對於司機們採取放任政策，倒也是件不可不加防範的事。

我就常常這樣想，司機們敢於橫行無忌，做出許多罪惡昭著無法無天的事來，他們本身當然有其應得之罪，但是他們為什麼敢於這樣恬不知慳？是不是有優容默許，甚至從中發縱指使的人在？司機們的教育程度本來很低，公民意識未必養成，遵守法紀的精神還不夠，當然不能盼望他們有恆心有操守。主要的關鍵還是要靠在上者善於統率，能作他們的矜式，逐漸養成一個團體的好風氣。這也許是老生常談，但這一點對於這輩學識修養尚不足以自御的人特別重要。這輩人若要學好，就是很講義氣，可以不借犧牲自己的一切來博得一聲喝采；如果作起壞事來，也可以幹出一般人所不忍為，不恥為，不敢為的事來。所以，若是管理他們的人員行為不規，舞弊徇私，甚至上下串通，得贓分肥，這就是鼓勵司機違法，無異縱虎傷人。若是論罪誅囚，還不從從爬山虎始。

### 管理的機構也有毛病

上面我指出了司機的罪行很可能是有形或無形的受了他們上司的縱容和鼓勵；如果在上位的能率之以正，他們或許也會有所忌憚，不致稍到這個地步。這當然不是說，只要運輸機關的中上級幹部人進得當，司機們的罪行就可絕跡，徒法固不足以自行，徒善亦不能以為政。優良的幹部固然要緊，但另外還得有完善的管理機構來相與配合，纔可以收補偏救弊之功。譬如這封信上所說的，司機們向處長要車開，處長就委之於那位主考先生，弄得司機們有苦說不出，如果不是「長」明知故使，有意和司機為難，就是那個公司與辦事系統上有毛病，監督不嚴密，使這層間的職員有隙可乘。

集合大批的司機來從事管理訓練，這本是我們戰時的創舉。這一類的經驗，我們在還不多。他們不像工廠的工人，有一定的工作場所，監督容易；也不像正式部隊，有一定的統屬，出發時仍有長官層層節制。唯其如此，司機的訓練愈宜認真，管理愈宜週到，其標準亦愈需要靈活。

我那幾位司機朋友還告訴了我一件事，我覺得也是應歸管理上負責的。事情是這樣：有甲乙兩運輪機關，因為運運關係，甲機關撥了一批卡車歸乙機關調遣。後來公事完畢，乙機關依然把車輛還歸原主。可是就在這個移交當中，有一位司機乘間駕着自己那輛車溜走了。甲乙兩機關還莫名其妙，以為手續已清。這位司機就得從利用這部汽車，做了兩個多月的私買賣，腰纏數萬元，然後棄了車子到某大學去讀「書求一上進」了。對於這個故事，我起初還有點遲疑不信，後來他們還提出了一些相關的事實來作證，使我不得不佩服這個大氣候補生的機警。但若不有這兩個交通機關的荒唐，他的機警亦何來用武之地！

本來，司機裏面份子複雜，良莠不齊，我們如果在訓練或管理上做點比較完善，便好的份子佔了上風，壞的份子自然也會跟着變力為善。如果不幸而適得其反的話，好的份子也就逐漸腐化惡化，變假而成一丘之貉。例如這幾個退伍的司機，過去都會在某汽車兵團當過駕駛兵，後來又到過別的交通機關。據他們自己講：「在汽車兵團，我們無論在前線受過幾日難得的苦，一退到後方來，一定要把車子的每一部份擦得乾乾淨淨，纔敢休息。長官隨時用一塊白布來檢查，如果查出有地方不清潔，就受受責罰，所以我們用過一兩年的車，比××只用過三五個月的車子還要新。他們的司機就不管車子的死活，在路上亂撞亂闖，回來滿車都是泥漿，也不管，只是忙着擦漆」。可是這些品行比較優良的駕駛兵，後來一出某汽車兵團，自己都承認逐漸和一些品行不良的司機同化了。他們擦了環境，如果不同流合污，就要受同行的排擠，而上司也不會因此對於他們另眼相看，何苦呢？同時那種偷來之財，得了又不算犯法，誰個看了不眼紅？譬如這個會起自殺之念的司機，在另外一封致其友人的信裏，就有這麼一段話：「在一剛進來的時

候，怎麼也抵不住外界的引誘，只好大膽的和人家一樣作些非法的事，可是愈作愈想作，愈作愈胆大起來了」。同是一個青年司機，在前後兩個不同的機關，他的行為就判若兩人，到底做壞事是司機的本能呢，還是管理上的弊病？

### 救救爬山虎

上面的例子和解釋，當然不是為那司機的罪行辯護，只是指出了一個交通機關裏面，可以因為人事及管理機構上的毛病，使一部份本來潔身自好的司機，亦不易長此保持其個人的清白。若是再進一層去看，就是那些已經墮入泥淖中的司機，偶爾天良發現，迷途思返，在這種貪婪成風，積重難返的情勢之下，亦將難善有心，自拔無力。而且若有兩個工作性質相同的機關於此，一個管理嚴密，工作認真，待遇却又清苦，另一個則散漫鬆懈，待遇尺高，或其中能讓個人投機取巧的機會較多，那末，前一機關的局面，勢必難於持久。因為它的工作人員（尤其下級幹部），誰不願意避重趨輕，擇肥而噬！我這幾個司機朋友之所以跳出某汽車兵團而入某公司，似已足以說明這一點了。所以若不去調整所有的交通機關，而只立些所謂模範司機制，則是捨本逐末，恐不會有多大效果。不過我見了這個司機的良心申訴，以及他們幾個人的自行檢舉的詞色，深覺司機當中亦必大有可教之材，就在我們如何拯救並教導他們，使之走上正路。

抗戰以還，司機老爺的神氣是舉國側目的，慢說我們在窮苦生計的，看見他們挾妓攜友出入酒樓餐館，用錢如糞土，而常生出不平之鳴，就是最近一位中央派來的官員，在滇黔道上聽了一位司機談其自己可憐的行館——一座洋樓，裏面有亭子花園……這位官員想到自己官俸有限，家中食措浩繁，也不禁要向人大發牢騷。還有一位先生說的好：現在大學教職員窮得幾乎沒有飯吃，而司機老爺們却財源湧進；假使他們能夠好好的為子弟安排一筆教育費，說不定二十年後，現在教職員的子弟得做汽車夫，而他們的子弟可升發了。但這只是我們局外人的看法。實際上，他們當中恐怕是有不少的人，內心上却充滿了悵惘和矛盾。

據我所見到的，他們最大的不安還是害怕自己的職業仍被人家瞧不起，所以受人家叫他們做「司機」，「駕駛員」，正是這個自卑心理的充分表現。據一個從漢口公路回來的先生講，司機沿途搶着替他開鎖，會店賤，那種慫恿令他有點受不了。另外一位從重慶來的，也曾這樣說。我們司機司機的用途，一方面是企圖保護自己的罪行，想借搭車人一點聲勢；一方面是因他們的財富跑在自己的社會地位之前，自願心虛，必得設法文結些辦公事或讀書的人士。再如前而後到那司機司機，就常對我說：「我們當過了司機，就背了一生洗不清的臭名，那怕你沒賺得多少的錢，人家還說你是一個司機，一個壞蛋」。他們本來自知地位不高，又加上了這樣一個壞名聲，但大勢所趨，憑他們個人的力量也挽救不得，好一點的還抱恨終天，壞的就索性無所不爲了。還有，我們過去的社會傳統是讀書升官而後發財；司機們卻倒走了

## 經濟建設與經濟生活

凌從新

一個善於運商的人，不止賺錢的算盤打得很精明，就是對於用錢的門道，也是非常清楚。聽說煤油大王的財富，就是從其重視一個錢幣（五分）的用途發起來的。

一個財富逐漸增加，勢力日趨雄厚的國家，固然是很注重資源的開發，而也不會忽視克勤克儉的信條。美國富強到這般地步，還要逼着它的小學生讀佛蘭克林自傳，牢記他的種種格言。

這些事實很明顯的告訴我們，經濟生活和經濟建設應該相提並重，不可偏廢。既養生之者衆，也要食之者寡；既愛爲之者疾，也要用之者舒。換句話說，開源與節流，不妨雙管齊下，我們無論如何，不可以讓消費的數量追上那生產的總和。經濟建設，有似桶中蓄水，生活的浪費則似漏洞，漏洞即使不能盡塞，也不可使之太火或太多。

時至今日，我們已覺悟到經濟建設是抗戰建國的共同基礎，朝野上下，一唱百和。然而對於經濟生活的形態，却很少人加以檢討，這

這條路。「福」難至而心却未見「靈」。他們又覺得工作上隨時可以發生生命的危險，他們目前這樣放蕩生活，社會能容許他們過多久，也還是疑問，簡直不明白自己會有什麼前途。同時，滿來的錢，已經使他們頭昏目眩，失掉了自主自制的力量，只得聽憑個人的衝動，及時行樂，中風狂走似的狂嫖賭博，糜醉身心，日趨接近自殺之途而不悔，且覺得悔也無益！

這樣看來，現在的後方司機，多半受了錢多之害，可是各種環境在促成他們繼續不斷的發橫財，趨絕途。而我們的社會風氣和金融機構，又去誘導他們走上消費及儲蓄的正軌，弄得一般社會和他們個人交蒙不利。所以我們必得設法澈察公路界裏所有的積弊，正本而清源。換言之，爲除虎害計，得先檢討一些有形無形的虎根。虎根若去，虎害易除！

不能不說是一件可以引爲遺憾的事。

究竟我們的經濟生活裏面，有些什麼地方值得加以檢討呢？

第一是不珍貴時間。西洋有句諺語，「時間即金錢」，所以他們都要愛惜時間，甚至於有「白晝時間節約」的辦法，通行全國。然而過慣了農村生活的我們，似乎覺得展開在面前的悠悠的歲月，萬事不用焦急；五時入席的宴會準準弄到八時纔入席；今天可以做完的工作，無妨留待明日。機關裏面辦公，更是荒乎其唐，常使公文旅行，繞了幾個大圈，結果還是一事無成，百弊叢生。隨着外國新名詞的源源輸入，我們也學會了高呼「爭取時間」，可是事實上所表現的：這只是有遲疑與拖延，躊躇與磨擦。兔子睡覺，尙被烏龜走在前頭；烏龜睡覺，當然是落在兔子的後面！在這因爭戰爭的時代，我們老是慢吞吞的，懶洋洋的，怎樣去和人家競爭呢？經濟建設自然也要快動手，快做完。

其次是不愛惜物力。在消極方面，我們是太浪費了。前方儘管吃緊，後方却在「緊吃」，那一個餚子不惹客憐？明知道自己國家的生產異常落後，却還有不少過着奢侈生活的人們，不肯放棄其在南京上海時代的享受，加速地消耗外匯。在積極方面，我們是太不會擴大物實的效用。人家從地下挖出一塊煤來，便要對它作些化學的分解，機械的綜合，與從那裏抽出汽油，鍊出顏料，最後的渣滓還要當作鋪馬路用的地氈膏，不讓它墮入垃圾箱中，而我們則儘管怎樣需要平衡國際收支，輸出的却都是些不費人工的原料，如桐油，豬鬃與有關軍需工業的礦。這固然是受了客觀環境的限制，但也是因我們過去太不懂得愛惜物力的道理。或說中國的礦好做「捧金碗碗計飯」，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能強辯。

第三是不重組織。現代經濟學都把企業的組織與經營列為生產四大要素之一。這編者法是正確的。處在國際經濟競爭日趨尖銳化而國內生產建設不齊落後的現階段，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也好，共產

主義國家也好，沒有一個可不嚴密其組織。中國社會的經濟機構，不容否認還是低效的。過去進出口貿易之被外商把持，國內大企業之缺乏，以及現時試行管理或統制政策之失敗，原因多在這裏。因為沒有組織，所以財力不能集中，人力不能大規模的運用，物力也不能充分發展，而豐富的資源亦竟無大神益於抗戰。

最後是不遵守秩序。在公共場所固然是爭先恐後，你擁我擠，充分表現卑劣的自私心理，就是在辦事的手續上，亦都不肯按部就班地循序漸進，以致造成了好高騖遠的惡習。不尊重公共秩序，是以部分的混亂妨礙全體；不注意辦事程序，是以不著邊際的變卦來浪費精力。「欲速則不達」中國人老是吃了性急的虧。

一言以蔽之，不珍貴時間，不愛惜物力，不重視組織，和不遵守秩序，這些是來社會的傳統習慣，根本已配不上現代工業化的步伐。蔣百里先生說過：「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我們要想利用這些來支持抗戰，就得改變我們的經濟生活來使之配合作戰條件。

## 為汪旭初題畫梅

汪辟疆

年時記買煙波艇 會失前溪萬樹花

今日却從圖畫裏 猶能慰我一枝斜

天翻地覆傷春色 二月落參橫問酒家

知有筆端微意在 好留鄉夢續清嘉

註一：戊辰春暮借買季剛，吳耀安，王伯沆，張仲清，胡小石，王曉湘訪梅鄧尉，宿光福。花已後時，僅至石樺，石壁，立碧山，香雲海而已，悵悵而返。 註二：用陳雲書詩句。 註三：顧麟清詩餘十二卷，皆記吳中歲時事，文極秀逸，余藏有日本刊本。

## 再題旭初畫梅

汪辟疆

經亂走巴渝 寒梅忍挂眼

心隨江水東 與共雙嶼遠

人情懷舊鄉 風物尤纏綿

何當共春遊 一醉香雪醜

註：西嶼東嶼皆鄧尉山地名，去虎溪最近，詞人鄭叔同載酒之所也。

## 目前工業建設的幾個基本問題

沈玉明

在理論方面，我是一向主張國防工業應與民生工業同時並進的，因為民生工業就是國防工業的基礎，而國防力量的最終源泉，是在民生上沒有問題。故在國民生活未能達到最低限度的水準以前，國防建設之重要，固屬不容否認，但也未可漠視民生工業。國防與民生是有連帶關係，必須兼顧並重的。

本屆國民參政會首次大會，對於政府方面提供了許多極其切要的意见，內中關於經濟部份，可以說是偏重於下列兩點：（一）要求政府貸款各廠，獎勵工業生產，以應社會需要；（二）戰後經濟計劃，必須兼顧國防與民生，並注意於技術人才之培育。此皆針對現狀而發，並與國意相同，爰就管見所及，對於工業建設之幾個基本問題，略加申述。

一 生產方式——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自是我國目前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依此主義，我們便應當有計劃的發展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過去我國工業異常落伍，抗戰以後，雖經各方面加緊努力，而除對於若干輕工業的推進稍有成就外，幾無新興工業可言。今後為求自給自足起見，似乎非將一切經濟力量集中於國家，由國家依照確定計劃，認清最後目標，加速建設，限期完成不可。但在行政效率不高而統制機構又不健全之中國，關於一般輕小工業之產銷，似仍以盡量容許人民經營，而由政府加以指導協助為便。如是則政府可致全力於有關國防的重大工業之發展，而人民則除為經營工廠之雇員外，亦得憑其私有財力，自謀生計，並對社會需要有所供給了。

二 生產資本——工業建設需要大量資本，這是人人共知的事實，戰時如此，平時亦如此。所以政府一方面固應積極培養國家資本，另一方面也應對於民間的游資，竭盡一切吸收與運用的能事。華僑投資不僅有利國內開發，兼收平衍外匯之效，政府尤應保障其利益，並予以適當之獎勵。關於資本的分配，國營工業當然要佔其大部，但對私營企

業，亦應酌予貸款，俾得擴大生產。不過，我國政府與人民，素皆窮貧，工業建設若僅依賴國內資本，恐非時間上所能容許，故惟有遵國父遺教，同時利用外資，以收速成之效。

三 科學研究——近代工業的發展，多由於科學的不斷進步所使然。我們現在要發展本國工業，開闢固可模倣外國，但至相當時期，必須自謀獨立，尤以軍需品之製造為然；否則，我們所用的武器，將必永無秘密可言。就是普通工業，我們若利用本國原料，亦有細加研究之必要。目前我國的科學或工業專家，雖在質量上都比不上外國，但其數目亦不甚少，政府自應愛惜使用，及早設法建立各門各類的研究機關，俾得人盡其才。對於現有的研究機關，尤應力予擴充，使得成為未來新設立的同類機關之楷模。

四 人才訓練——年來工農學院學上探討的事實，象徵着國家經濟建設的光明前途。可是由於戰時環境的關係，各教育機關與生產機關之間，仍不免有種種隔閡，以致常見人才與事業間的失調及矛盾現象。今後政府似應規定教育機關與生產機關間之合作聯繫辦法，切實推行，庶幾有濟。如果能將各教育機關分配設立於各項建設事業的中心地點一方面使教學者有研究實習之工場，另一方面使生產機關可以學校為其技術顧問機關，雙方通力合作，當可表現較好成績。

五 產品標準化——物品生產，利在專工與分工並進，前者係指工業的全體而言，後者則僅屬於個人工作的範圍。所謂產品標準化，實即專工的更進一步。如一製造工廠，專製發動機，則其形式上的區別愈少，生產的速度與數量愈易增加。故我所謂產品標準化的真義，是將一廠的製造物品，減少至於一定標準的形式與大小，而不多翻花樣。考其優點，固不僅在直接生產費之可因大量製造而減少，即間接生產費如計劃、管理、監督與所用機噐之消耗等，亦可節省許多。此外，一



個工廠若專製一種東西，則本無能生巧之原理，產品亦易改良。要之，工業建設是使國家現代化的不二法門。在中國今日，工業建設尤可說是民族國家新生之路。近百年來，我們的經濟生活始終是在外人掌握之中，處於附庸地位，不特日常生活用品幾全仰給於外國，

## 古蜀國之起源

孫次舟

### 二 關於蜀國起源的神話

關於巴蜀夷族起源的神話，在司馬遷時代尙無所聞。班固爲漢書亦無記述。至范曄爲後漢書西南夷傳，始多記載夷族起源神話，惟以種族不同，故神話亦各異。不過關於蜀國起源的神話，後漢書並無所記。誠以斯時之蜀已爲漢代郡名，其地已爲漢民所居，而蜀夷則南遷越嶲，漢人稱之爲「叟」，即其族容有關於起源之神話，而時人亦將不知叟之神話實即蜀之神話也。蜀夷雖山漢代之蜀郡南遷越嶲，但必尙有遺留之部分。此則徵諸古民族之遷徙，有所遺留，實爲常情。若劉焉呂布之有叟兵，當即招募留居蜀郡未遷之蜀夷，亦未可知。先秦時代，蜀夷據成都地，爲戎狄長，恐斯時蜀郡之夷族，必非蜀夷一種。及蜀夷南遷，而居住蜀郡之其他夷族容有未遷徙者；容有降服於漢，漸次漢化者；亦有竄據附近深山，保持固有生活習慣，不受漢化之漸染者。但時間既久，漢夷之來往總不能免（後漢書西南夷傳記安帝元初四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足證在東漢初蜀郡仍多夷族），以此而夷族起源之神話乃爲漢人所聞，因誤指爲古蜀國之起源的史事，亦容或有之。不過神話而出於居留蜀郡之夷族，則其究爲叟夷之神話歟，抑爲其他夷族之神話歟，尙無術加以判別。

揚雄「蜀王本紀」述蜀國之起源曰：  
蜀王之先名蠶叢，拍漫，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當作「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葦叢

就是工業原料，亦多取自海外，整個的國民經濟趨於衰頹，國防工業自然無由建立。如今抗戰將滿四年，國人皆知經濟建設之重要，埋頭苦幹，而不免有強渴掘井之感。嗣後全國上下，苟能懲前毖後，一致努力，則在未來大戰到臨之日，即使仍把汽油看作血液，意義當有差別！

積三萬四千歲（文選蜀都賦劉逵注引）。

此述蜀國開創之神話，以其出世時代較晚，不敢確信其必爲蜀夷之神話（蜀王本紀亦後人偽託，非揚雄著）。至此等神話之不能視爲真實史料，更無論矣。晉常璩「華陽國志」據蜀王本紀所言蜀王名號世次，乃復有所增益。若曰：

蜀之爲國，肇於人皇，與巴同祖。至黃帝爲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爲帝堯；封其支庶於蜀，世爲侯伯。

此等傳說，又顯係漢人所捏造。蓋自漢魏以還，蜀地已爲漢人正式領土，生息於此之漢人已忘其爲古之夷邦，乃造帝堯封其支庶於蜀之說，一似古之蜀實與漢人同源也（或係留居蜀郡之夷人，漸染漢人文化，自行造出）。此等妄言，實無一辨價值。華陽國志對蠶叢事亦有附益。若曰：

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明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爲縱目人家也。

按「蜀先稱王」之事，荒渺無考，見諸史記，只稱蜀會爲「蜀侯」耳。蠶叢目縱，更遺情勢。據史記及漢書之記載，西南夷之種族雖繁，但亦不出「椎髻」「編髮」「氏」三大種族。蜀夷既非編髮夷，又非氏類，實屬於椎髻夷。所謂「自滇以北，君長以十餘，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者也。蓋最初蜀地夷人以椎髻夷之種族爲最繁夥，後由蜀郡南徙，而遷爲越嶲二郡乃爲椎髻夷之新開殖地矣。故史記言程鄭「治緡，實椎髻之民」，足證當日留居蜀郡以及山蜀南徙之

夷人，多爲椎髻也。蜀夷南遷越嶲郡，而耶都即在越嶲境，晉書又以夷與氏並稱，是證蜀夷與耶都夷同爲椎髻夷，而非編與氏類也。以文化言，推特夷較編髮氏類爲高，其「耕田有邑聚」，係非「隨畜移徙，亡常處，無君長」者可比。據「蜀王本紀」所言，是蜀夷爲椎髻夷無疑也。惟就今日居住越嶲等縣之夷種言之，皆平日，無縱目管，則「華陽志」言「蠻目縱」，當爲故稱其像貌異常，且顯其非凡而已。至言蓋蓋以石棺石槨葬，國人從之，更係妄言，今日四川發現之石棺葬，多屬東漢末年之物（亦有東漢以後者），蓋爲漢人中之貴族之葬。草味之夷，何知如此？常據晉人也，蓋見東漢之石棺葬，因漢溯古蜀王亦當如此，不知古蜀爲夷族，實無高越之文化作物。「華陽志」又有蜀王杜宇稱皇帝，及其法堯舜之禪讓故事，此當蓋爲魏晉間漢人所附會，非夷人所傳之神話也。

### 三 蜀夷是保僂前身的獻疑

蜀在先秦本爲夷族，至漢代受通南遷，因居越嶲郡內。在先秦，蜀爲戎狄之長，及南遷後，其種族仍甚龐大，故晉書載記以蜀與六郡夷及氏並稱。惟蜀夷遷至越嶲後，既仍強大，則其前裔不容遺言試絕。余極懷疑今日越嶲四川越嶲縣之僂，與古之蜀夷容有相當關係。何以言之？

(一) 今之保僂散佈越嶲，但以西昌一帶爲多。張其助曰：「四川越嶲道南部爲僂之窟宅，人口約十五萬。僂僂即僂僂也，分布甚廣，西迄滇邊，南及思茅，東使貴州，要以建昌谿谷爲中心。僂僂有生熟二種，居山者爲熟夷（如越嶲等縣），自清雍正以來，納糧輸稅與內地人民相等。惟生夷僻處大涼山（雅寧江與金沙江間），負峭特險，叛服不常（中國民族志）。按僂僂之窟穴在今西昌一帶，而其種族乃向西南東各方散佈，亦係以西昌一帶爲根據地。此其根據地，與東漢以迄西漢南遷之地域頗相當。今之僂僂，人口之衆，僂僂夷寇，亦與先秦時代蜀夷爲戎夷長，魏晉時夷夷爲巨族之情形相合。

(二) 林惠祥僂僂族略考曰：「僂僂之種類甚多，其主要者有黑

僂僂及白僂僂。此外尚有妙僂僂，撒爾僂僂，阿者僂僂，魯壽僂僂，撒完僂僂，阿錫僂僂，葛僂僂，普拉僂僂，大僂僂，海僂僂，小僂僂，個僂僂等，似皆爲部落之名，非種族上之分別」。按僂僂之部族既如此之夥，而林氏疑其爲部落之別，非種族之分，甚爲有識。以是，我疑史漢西南夷傳所稱之椎髻夷，雖君長以十數，恐亦爲一大種族中分爲若干部落耳。若云：「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來者，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同爲氏類，而各有部落之稱號，君長且以十數。此蓋足證椎髻夷雖亦有長以十數，實係同種也。以此而言，余疑僂僂今日之僂僂當爲椎髻夷之苗裔，此中富有蜀夷之子孫在內也。

(三) 舊雲南志曰：「僂僂種類甚多，有號盧盧僂者，今僂僂僂僂，凡兩通之內，依山谷險阻者皆是也。一名僂僂，言語嗜好亦異。大略則火種（以刀爲鋤犁，燒草木爲肥料，皆原始的耕種法），聚則聚而爲盜。男子椎髻，擗去髮鬚，左右佩雙刀，喜鬥輕死」。按僂僂僂男子亦椎髻，居居龍嶺將髮鬚成長角形，置於額上，是爲椎髻（西南支那頁四八四）。蓋自驗而得也。是僂僂僂僂僂僂僂之苗裔，已確而有證。此與古蜀夷不能絕無關係。即僂僂之耕種，當亦爲古椎髻夷之原始的耕田法，流傳至今也。

(四) 予曾疑今之僂僂即大朝時人所稱之「涼」。徐中舒先生對我言，有到西康考查僂僂之馬君亦有是說（但無論文發表）。據書及北史所言「涼」之根據地，適與漢魏之「夷」及元明以迄「保僂」之居地相當。涼人「能爲細布」，與漢代蜀出細布之事不無關係。涼人「俗畏鬼神」，與僂僂之信鬼亦頗相同。在青嶺上，涼僂僂並僂僂之音轉也。涼在晉穆帝永和中曾出於山，大舉北上，散居巴蜀各地，大爲民患，但其巢穴則仍在越嶲也。唐書地理志言漢之越嶲郡地，即唐之黎州；「黎州統制五十四州，皆徼外生涼，府州隴康而已」。至元代，乃見「羅鬼」之稱（新元史卷百四十五頁），又稱「羅羅斯」。明史四川土司一曰：「建昌衛本耶都地，漢武帝置越嶲郡，隋唐皆爲嶲州；至德初沒於吐蕃，貞元中收復，懿宗時爲蒙羅所據，改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至至元（元順帝年號）間，置建昌路，又立囉囉刺宜縣

可以統之；洪武五年，羅羅所宜慰安定來朝，而建昌尙未歸服。據明史所言，則元明時所稱之「羅羅」當即唐以前所稱之「獠」無疑。據北史，獠之類者曰北獠，「生獠皆不馴」，而後之獠亦有生熟之分。昔稱「烏白蠻」，今稱「黑白夷」。蓋白者爲較近漢化者，而黑者則不甚開化者也。在六朝時代，獠人有大舉北上散佈各地之事，但至唐代，亦有由越嶲而下散居於今雲貴境地者。以居地言，有東西之分；以文化言，有黑白之別；但稱號則曰「獠」，不稱「夷」矣。林氏通典有西蠻傳，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曰：「西蠻蠻自卅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輒谷等處獻安寧，距謂和城，通謂之西蠻白蠻。白蠻窟升麻二川南至步，謂之東蠻烏蠻」。此顯係獠夷之南邊部族也。其稱獠者，魏書獠傳曰：「獠謂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器，既器且輕，易於熟食」（北史同），蓋獠夷稱作「獠」，其部族一部南遷，分居東西，遂得東蠻西蠻焉。

（五）遷居山谷之夷人，其進化極遲緩，秦漢四代之情況與今日實

無大異（漢化者例外）。茲就保羅之窟穴所在地，及其種族之風俗而言，均與古獨夷之風俗及其南遷之情形相合。鳥居龍溪記述四川西南部保羅之形貌曰：「保羅種族之長鬚從來所未見。……婦女亦長犬。髮黑而直，略粗。皮膚淡褐色。面形長方，眼細長，鼻形略呈弓狀，大部爲高鼻。口大，齒牙整潔。身雖長而不肥大，作瘦長形，肩短腿長，此與苗族大異」（西南支那）。保羅種族，鳥居氏及丁文江先生皆謂其屬於「西藏緬甸族」。林惠祥氏亦加贊同。設保羅中果有獨夷後裔，則吾人至今日仍可窺見獨地最早的主人翁之形貌也。

本節所言，只略述所疑，不敢視爲定讞。聞有教授於今春曾示予以彼所著保羅古文字探源之研究的傳者。彼以爲保羅最古之文字，有受漢族小篆影響之痕跡，頗足助予張目。而今日越嶲之保羅常自稱曰「六蘇」（譯音），亦簡稱「蘇」（見西木藏彝西南夷族考察記）其書與獨夷均相近，則區區所擬設者，或亦不無可取之處。進而教之，是所望於當代此類研究之專家焉。

（完）

## 書報春秋

### 自由與組織

吳之椿著 國民圖書出版社發行

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出版 三角五分

### 吳錫澤

自由和組織，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處於針鋒相對的地位，而且還是水火不相容似的。要談自由，就不能談組織；注意組織，自亦不能不抑自由，一般人都常作如是想。然而「魚不所欲也，鰲亦我所欲也」。人誰不願享受自由？人誰甘心犧牲組織？中山先生嘗說：我們中國人一向就是很自由的，除了完糧納稅之

外，幾乎可以什麼都不管，所以像歐洲那種爲了爭自由而致流血的事情，在中國是不曾發生的。然而到了現在，外國人都笑我國人如一盤散沙，不久以前，我們的敵人更在國際上惡意的宣傳，說我們是沒有組織的國家。在另一方面，我們的同胞裏面，却有人說：如今中國人根本沒有自由，只有組織！對於那些有作用的宣傳，不論

是說我們有組織而無自由，或有自由而無組織，我們暫且不談。我們姑先自己問問，究竟是要自由抑要組織？或兩者全要？如果全要，則兩者之間是否有內在的衝突？如何可以兼收而並蓄呢？這些問題似皆不易解答，而在這本小冊子裏，差不多都能給予我們以滿意的參攷。

本書約有三四萬言，共分四章：（一）問題的背景；（二）自由與組織的功用；（三）自由的來源與組織的條件；（四）歷史的教訓。

在第一章中，著者概括的敘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世界思想發展的情形，認爲這個時期是最重要的時期，是現代各種複雜問題同時或陸續發生的總樞紐。自由與組織兩個古老題目，亦在此時期中被人提出重新討論，重新估價，重新觀

明。爲什麼要「重新」去討論，估價與說明？蓋因此兩問題也都不受時間和空間的影響，且因時空之不同而各表現其特殊性。所以人們對於此兩問題之解答，自亦應隨時空需要而各擬定不同的方案，不可徒事抄襲。「中國向國家現在要求怎樣的自由？中國人民現在要求怎樣的自由？這個問題有其時代上民族上的特殊意義與解答。人類自由史與經驗，對於中國有甚多而寶貴之借鑑價值；但中國及其人民如獲得自由，必須遵循自己所關之途徑始能達利目的。如歷史更趨於真實的，中國及其人民終必能遵循自己的途徑獲得自由」。

第三章似可視爲全書重心之所在；他在這裏說明自由的性質，自由的範圍，以及自由與組織的關係和功用。他以為自由是富有社會性的，亦唯如此而後自由始有它的真實性。從前有人想從哲學上去闡釋自由的本質，後來有人想從生物學上去予以解釋，但其結果則都顯出「此路不通」。因此現代人不得不另覓途徑，另覓一條比較新穎而又正確的途徑。這就是社會的觀念。故我們欲企圖解答自由問題，必須先能把握住它的社會性。

講到自由的範圍，著者以爲我們須先明白一點，那就是：自由不是天賦的。現在的生物學和心理學上都沒有把自由列爲人類的本能之一。且依一般遺傳學者與優生學者的意見，以爲一切特性，或善或惡，決於遺傳或先天，但他們亦從未以天賦自由爲任何人的先天特性之一。而且依着遺傳學者的見解，人生不但無天賦之自由，

即其爲習性，爲美醜，亦皆早爲母體受孕時之基因配合所決定，個人決無可以絲毫推移變更之自由。故知自由並不屬於先天而屬於後天，並不屬於遺傳而屬於環境，並不屬於生理而屬於教育，並不屬於天然而屬於人工。由此可見自由是在社會之內，不在社會之外，所以自由的範圍是爲社會所限。

講到自由與組織的關係和功用，著者首先提出一種界說，來作討論的起點：「自由是無外來之干涉，組織是無內部之衝突」。惟無外來干涉之自由，纔是真正的自由；惟無內部衝突的組織，纔是完善的組織。故在邏輯上說，自由和組織二者，確似互相衝突，而在實際上則殊不盡然。自由與組織不特不相衝突，而且是相輔相成的。組織愈高，自由愈高。無組織即無自由可言。這可以從三方面來說明：第一，就動物界說，最高等的動物組織力最強，其適應環境的能力亦最強，故能享受最自由的生活。其次，就心理學上說，凡是神經組織的程度愈高，其適應環境的能力亦愈高，而其生活的自由亦愈大。再次，就社會方面說，自由之有賴乎組織而能實現，更爲明顯的事實。如果社會無組織，無秩序，則必陷於混亂不安的狀態中，尙有什麼自由可言？所以自由與組織，存則並存，亡則並亡，執一之見，兩敗俱傷。

第三章中說明自由雖非天賦，而其價值則並不因此稍損。因爲自由的基礎是在人心，而人心則是莫不傾向自由的。自由必趨於立異，然無可害於組織。蓋自由屬於思想的範疇，而組織

則屬於行動的範疇，兩者之範疇既不同，自可並行不悖。且思想與行動，初無一定的因果關係，故凡純粹屬於思想之範疇的，總以不予干涉爲宜，而屬於行動範疇的，則務求其步伐一致。此種界限一經區明，則在實施之時，自可減少困難。要使自由得藉組織而實現，則此組織必須符合三種條件：第一，組織必須有目的，即以人民之福利爲目的；第二，組織必須有系統，必須判清權力之展從，即組織要有權力，而人民在思想上儘可不展從，惟行動上必須服從；第三，組織必須具有高度的適應性，始能應付新環境，並使社會不致因爲組織而失去自由。

在最後一章裏面，著者根據事實，說明了自由與組織之必須兼容並蓄，不可偏廢。過去一般人之所以執持極端論者，實因未能明瞭自由與組織的真諦與分際。故誤解自由與組織，流弊相同，而與其偏重組織，毋寧崇尚自由之爲優。我國前此之遺棄外人，並不是因爲我們過於自由，乃是因爲我們太不重視組織所致。至於我們今後所要求的自由，首先便是民族的自由，其次纔是個人的自由，在民族未得自由之先，個人不能希望自由。至於自由與組織兩者，則必須運用得宜，方能使之相輔相成。他的結論是說：

中國需要自由，亦需要組織。中國在思想行動上需要組織，此種組織唯恐不強。吾人今日之短，在於應創造者，其創造能力不夠；應服從者，其服從能力不夠。組織與

自由，其關係約如體之與用，可合而不可分，並存而不能混爲一談。自由與組織之對峙

徵象社會之病；自由與組織之相輔，徵象社會之福。自由賴組織而保障，組織賴自由

而創造。中國所需要之自由爲有組織之自由；中國所需要之組織爲有自由之組織。

## 歸視淪陷的家鄉

餐薇

### 一 神經戰

說也難信，真尺咫尺天涯！自滬飛港，祇費我四小時；由港駛滬，也不過花了兩天半；單獨從上海到我的故鄉——比較起來相去僅一箭之地，却弄得我考慮再考慮，計劃復計劃，反覆變卦，再四拖延，經過了幾週，纔旬，甚而至於幾個月，纔得走成！

其實，我一到上海，就想趁綽和兒女尚未南下的期間，先自向故鄉溜一趟，住幾時，省問我多年不見的白髮雙親。可是至親好友莫不異口同聲，竭力勸阻：『不值得如此冒險。領通行證就要照片，還要一份存根；沿路呢，固然要檢查，到了那邊，既有橫衝直撞的敵軍，更有爲虎作倀的傀儡。你家鄉又是那麼小，一個生面孔回去，誰不注意——並且你的姓名和職務，確曾見過他們各地的報紙。這可不是兒戲，萬一真有差池，悔將無及』。起初我總是抗辯說：『我是獨子。兩老風燭殘年，一是七十六，一是七十七，一別四載，地角天涯，此番好不容易爲了他們出來一次，如何不立刻回去拜見他們呢？縱然要受些委曲，冒些危險，那也是甘心的。』

『那又何必親自出馬，等綽爺來了，讓爺去——不，等綽爺來後，接老太爺和老太太到上海來同住十天半月，豈不更好？』最後，我慫恿了。不久，外甥女谷芳要回故鄉，我就託她帶個口信，代達苦衷，代陳計劃。『你對外公好婆說，一定請他們兩位出來罷。親友面前，請他們千萬不要說起我在上海』。當初總想半月之內，綽爺可以抵滬，不料幾度函電往返，始知請領證書，整理行裝，勢非一個多月不辦。

大約到滬四星期之後罷，大姊夫與諸忽然來一封平信說：『岳母大人病殊沉重，蓋盼我弟歸來一見』。我不特惶悔交并，抑且遲遲難谷。動身罷，時間催促；回到家，至多也祇能住兩晚，因爲綽爺海道南下，啓航有期，我就得急急忙忙，趕返上海。不走罷，老年重病，倘不保夕，自問道遠萬里，所爲何來。當時，我住在內兄賢倫家裏，我就同他仔細商量。是向，父親自己何爲不會寫信，而且與龍一封何以祇是平信？是真病還是假病？莫非借此促我成行？我匆匆寫了兩封快信，分頭詢問究竟；旋即走到附近照相館去拍了一個『派斯』上用的相片。當晚輾轉反側，不能成眠，後半夜才朦朧入睡。將近破曉，忽然醒來，利那間，瞥見床腳跟對面站著一位白衣女性——是，直到現在我

還咬定我的確看見。思想真比電流還快，一秒中連轉了三個念頭：第一，此時此地如何來了女子？第二，是誰？莫非對房馬太太來取東西（因爲她行將赴越轉滬，白天曾在我房間裏整理箱篋）？第三，天沒有亮，決計不會！我捧著一隻手，坐起來了一半，問一句上海白，『嗚人』？再定睛一看，什麼都沒有，殘月的銀光透過了窗簾，鋪滿了地上，房門好好地緊閉著。我不禁毛骨悚然！

早餐桌上，我向倫哥芝嫂宣告我要返里一行的決心，對於夢覺或眼花的經過，半句也未提。倫哥說：『好，你拿著相片，就送到我的寫字間去，我差人替你去弄通行證就是。姓名造一個好了。報紙上廣告雖然是當日可取，恐怕總要兩天』。

第二天晚上，賢倫從公事房帶回一電一信。電是綽爺在塘沽上船時發的，還有兩三天就要到了。信是父親向手諭，謂母親寒熱已退，病勢大減，儘可放心。心頭去了一塊千鈞巨石；我一準等綽爺到後，再來解決這拜會雙親的難題。

一個八月初的晴午，綽爺率同兒女及小婢翠翠，平安到達滬埠。一別也已三年了。決定住所，佈置傢俱，以及一切零星瑣屑，忙得我不亦樂乎，省親一節，不得不擱置數星期。

擱置總行要解決，解決先需準備。老父來談既未吐露到滬一遊之意向，則祇有由我來準備

偷換回去。我在上海絕不輕率見人，但一見親友，尤其是到過淪陷區，特別是回過故鄉的親友就反覆囑咐，推敲詰問。「一路盤問不盤問？到了家鄉，登記不登記？城門口果真不要行敬禮？他們的憲兵駐紮在那條街上？穿中裝還是穿西裝好？帶些小行李，還是空身好？不響不響，突然回去，究竟有無危險？」祇有最後一個問題，他們不肯，不願，實在也是不能肯定地答覆。

綺霞不讓我冒險。她起初搶着她要回里。我說：「你儘可先去，但我不能因此說不去。」舊曆八月中秋光景，谷芳返滬上課。從她的談話裏，我方才大夢初醒，發現父親寫信安慰我的當兒，正是母親病勢最嚴重的時候。她老人家因為熱度太高，神志昏迷，朝夕恍惚，自言自語中，常常提到我，提到綺霞，提到孫兒女；此外則一味紅中白板，三萬九千，喃喃不休。我聽了這段消息，驚喜參半。父親固然苦心孤詣，令我感激涕零，但是感謝上蒼，幸而母親無恙。「好公對於我的遲遲未歸，有何話說？」芳谷起初只是笑，再四婉詢，才吐露了一句：「好公說舅舅把自己看得也太什麼了，別人家來來往往絲毫無事」。是的，這真不出我的意料；父親盼望我回去，同時又盼望我不要冒險。不是矛盾，那能會咫尺天涯！

三年，也還沒有回去過。你——你如何去得？你的通行證預防疫證是花兩元四角買來的，怎知真假！萬一路上不承認，發生問題，那如何是好？不，通行證確有發生問題的可能，不是前幾天他們報上還登載着發現大批假造的種痘證，桐鄉要嚴辦嗎？結果，又拖宕了十天。無賴的推宕決不是辦法。母親重病新愈，經不起舟車顛覆，僕僕風塵，要等她完全復原，誠恐太久，而我自己回滬之日，亦不能再三延緩。捨冒險外——其實或許無絲毫危險，有何別法？

水，從窗台上滾滾到洋白瓷的自來水洗臉盆裏。先把空盥撈了出來。盥盥呢，我頭也不低，用左手去掏摸，頓然感覺中指頭上彷彿觸了一個刺刺，一看，中指頭出血了，刺破了。再望洗臉盆，凹面裂開了十字花架的兩道長痕，底心打碎了一塊銅元大小的圓圈；無怪水漏地上，盆中點滴不留。這當然瞞不了綺霞；她低聲沉着地說：「一大清早竟出此意外！一個開水道居然能把極厚的白瓷臉盆打破，而且翠翠從來沒有把開水道放在那兒窗台上。不，我不該你今天動身。」

早班特別快叫做「天馬行」。「天馬行」開駛是在每晨七點鐘（車站時間，也就是東京時間），其實就是八點鐘（上海時間，也就是中國時間）。聽說乘客異常擁擠，臨時購票困難，最好先一天到南京路中央路他們的旅行社去預購一張，我就照辦。可是事不遂巧，乘坐的公共汽車半路上遭遇阻礙，停頓了半點鐘，趕到中央路，已是四點零三分，公事房的玻璃門四點鐘早已鎖閉了。一口氣跑到北四川路中國旅行社；聽說是不代辦的，不妨試去問問看。果然，白走一趟。我在一個銀號裏換了二十元軍用票，因為購買一切車票，非此不可。我決定貫徹初衷，翌晨出發。

我差不多立刻決定，日內首途，不料晚上看見一位曾在三島留學而今懸壺申江的老朋友，偶爾提到回里計劃，他替我急得直跳。「千萬不要亂動！我的家鄉比你的還更近，我來此快娶

又過了一禮拜！綺霞託家中費了一個多月才弄得到的道地通行證也已寄來。兩兩相較，我覺得我買來的好像也毫無破綻。相商結果，無論如何，次早一定動身。我默禱動身以前不要再生類似開水道打破瓷臉盆的怪事。那知薄暮歸寓，小娟娟迎面就告訴我：「洗澡間裏天花板上一盞電燈的白磁大燈罩，剛纔嘩嘩一聲，跌到地上，打得粉碎。誰也沒有撞它，好危險！誰也沒有在洗澡間裏」。連我也不能得然，進去仔細觀察了一番。連日陰雨，屋瓦似有些漏水，天花板十分潮濕，燈鍊似乎是銹斷的。我暗思與其惹起討論，不如先發制人。綺霞的神情畢竟不大自然，我拍拍她的肩膀說：「明天一早再說，今晚聽聽音樂罷」。

醒來天未亮足，窗外細雨霏霏，我一聲不響整理我的行裝；因為親戚託帶一件皮袍，不得不拿一個小手提箱。箱上一層一層粘着紐約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各大都會的旅館掛牌，雖然年

月積久，顏色已紅，總嫌有些顯人眼，我喚妻  
 妻儘量擲掉。我穿的是一身整潔西裝。最後  
 轉彎開口：「動身也好，我一定送你到北站」。  
 早膳以後，匆匆趕路。車到北站附近，就得停  
 下。名稱依舊，輪廓全非，多少民族健兒曾  
 此間壯烈犧牲，將來一定還要一批丹心碧血照  
 汗青的民族健兒，來此收復北站！一面走，一  
 面想，不知不覺站門已在眼前。一股流水似的  
 旅客，人人手裏拿着一張小小的長方紙片，通行  
 證。綺霞同我也就依樣畫葫蘆。一個全副武  
 裝的日兵看了我們一眼，立即轉移視線到別人。  
 我們此刻已走進了第一關，男女老幼都在強迫受  
 種牛痘。我又把防疫證攪了一塊，第二關另外  
 一個日本兵，居然也讓我走過。我雖在一個角  
 落裏抽枝香煙，等候稽查。第三關似乎是禁衛  
 最嚴密，檢查最嚴密，但手提箱剛放上一個長  
 桌，即有一位一口北平話的警察點點頭揮手，  
 讓我們長驅直入。

售票地方，人擠得滿滿的，抬頭一望，到處  
 都是日文在前華文在後的佈告。接近票櫃，才  
 發現「天馬行車票售罄，明日請早」一張紙條。  
 真糟，難道又得耽擱一天？退出第三關去仔細  
 研究時刻表罷。十一點（就是十點）有一班慢  
 車，祇有三四等。屈指一算，車到××後還能  
 趕上公路汽車，一準走！

買票真難受！買票固然要排隊，即在月台  
 外邊等候開門也得排隊，而且要排得整齊。偏  
 偏有些鄉下人站立得七零八落，雜亂無章，甚至  
 要想後來居上，自後移前，一班維持「新秩序」

的走狗們（有的穿制服，有的着便衣）便濫用權  
 威，爭足交下。有許多鄉愚無知，挨了打還其  
 名其妙。最後攔攔一團，人如潮湧，頃刻間把  
 幾輛三四等車擠得水洩不通。我總算擠了上

## 寫信的藝術

味 椒

（未完）

人們在臨別的時候，照例要叮囑別後常常通  
 訊，尤其是從海外歸來的旅伴，當海船快到祖國  
 前前一兩天，大家都忙着交換以後的通訊地址。  
 不過那些地址，大都是保留着永遠成爲一種臨別  
 的紀念，真正被利用去通訊的事却極少。

一個朋友將有遠行，或是到另一個處去，  
 我們在饒別之餘，總希望他到了目的地後常有信  
 來，告訴我們一些當地的風土人情，奇聞異俗。  
 然而他到了那裏，至多給我們來一個極簡單的到  
 岸信，而且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從此以後，便  
 是音訊杳然了。

其實，這都是說的萍水相逢的泛泛之交，他  
 們臨別要求通訊，只是一句普通的應酬話。他  
 們就如約而寫，也只是一封普通的應酬信。真  
 正的好朋友，你用不着囑咐他，他也會寫信，而  
 且寫來總是短情長，沒有那些應酬的套語。

應酬信與其拉得太長，倒還不如讓它短一點  
 好，最好當然是不寫。因爲寫的人煞費苦心，  
 才想出那許多無厘頭的空話，你要回信，也就編  
 管在手，毫無可說。不問信呢，又未免得罪朋  
 友。你是一個不圖重要的人，倒無所謂，如果

你有相當的地位，那種無味的應酬信，更非早回  
 不可，否則別人就要罵你了。

真正以關懷爲主旨的應酬信，還是不可多得  
 的。老實說，那種信真應該回，才不辜負對  
 方的那片好意。普通的應酬信，大都是有所求  
 的；不是謀事就是借錢。所幸者，我現在沒有  
 發財，也沒有做官，所以還沒有人寫這種的信給  
 我。我所接到的信札中，總還有點友情存在，  
 換句話說，總算還沒有失去信札的本意。

信札本是親友間用以互傳思念的書信，古人  
 以竹簡傳書，不能多說廢話，不過「上有加餐飯  
 下有長相思」而已。一個人離鄉別井，出外遠  
 征，在家鄉的人，只希望他在外面人好，所以寄  
 信回去也只是「憑君傳語報平安」就夠了。

「平安」兩字原是家書的要素。我們指望  
 得到家裏的信，也無非是想知道家裏的人是不是  
 都平安。尤其是在這種非常時期，一顆炸彈就  
 容易把一家人炸死，遊子們自然更切望着時常得  
 到平安的家報。唐詩有「烽火連三月，家書抵  
 萬金」之句，就以今日交通之便利，在烽火連年  
 的時候，家書還是極爲難得。家書是永遠有它

的獨特價值的，在戰時尤甚。

家書的要素是報平安，但報平安並不是家書的一切。家書除了報平安外，還要說些家常，把個人的生活寫得歷歷如繪，使收信人看了，才覺得人雖遠在兩地，仍如歡聚一堂。中國最著名的家書，是曾文正公寫的，可是他的家書，全是一些教子如何做人讀書的話，從信札的觀點上看來，並不是好的書信。

我們以前學寫信，總是把「秋水軒尺牘」和「小倉山房尺牘」作為範本，其實那些只是應酬信的模範，也許其中有好文章，但決無好信札。「歷代名人信札」，尤其是「蘇黃尺牘」裏面，倒是有不少寫得很好的信。明末那些文人寫的信，也很可讀。

情書無疑地在信札中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它能夠傳出一個人的愛，抓住對方的心，不管它的作法如何，這一點已夠表示出信札的力量了。寫得好的情書，不僅是一封好信，而且是一首好詩。聽說從前有人愛上了一個女子，寫了九十封信去，她都不看，也不理會，直到第一百封信去，她纔拆開來看，就此接受了他的愛，和他結婚。不過寫情書總算是有情可抒，還比較容易寫得好，普通信也要寫得情書一般的魔力來，可就不容易了。

寫信是一種藝術，懂得這藝術的人，似乎只有小品文的作者。信要寫得好，第一內容不可有任何目的，或是要求，也用不着客套的問候。文字不可流于陳腐，態度不可嚴肅——國家大事應該用鴻文偉著去論述，決不宜用信來寫。惟

有一些毫不重要的零星瑣事，以輕鬆的筆調敘述出來，才是信札的精華所在。這既不是公開的文件，自然儘談多說私話，多記小事，如果報上可以見到的事，何須乎你用信來再說一遍？

寫情書的人，寫來像囁語私語。家人好友間信札也要寫得像娓娓清談，如聞其聲，如見其面。你得把你周圍的情景，細膩地描寫出來，使人看了，就和來到他的跟前一樣。先見到了你的環境，再聽到你環境中發生的事情，人們的說話，那收信人自然得到有如和你聚首一堂，歡談之樂了。只有這樣的信札，才可以消除雲山的阻隔，磨滅已斷的情絲。信的功用到此才算發揮盡致。

英國人是最善於寫小品文的，所以他們也很會寫信。早幾天我接到一個英國朋友的信，她並沒有說多少架德國飛機轟炸倫敦，也沒有說倫敦現在炸成一個什麼樣子，她只告訴了我她每日生活的情形。日裏怎樣不辭勞瘁的工作，晚飯後怎樣聽無線電報告，炸彈的聲音怎樣發出來，她怎樣喚喚同居的人一同下地窰，在那裏如何裹着毛毯睡覺。諸如此類，寫來都有膠有色，使我宛如親見一般。她又告訴我街上有一家店舖，店面的窗玻璃炸毀了，代以木板，上面貼着一張條子，寫着「照常開門」字樣。鄰近另外一家的窗玻璃也炸毀了，可是沒有裝木板，也貼出了一張條子，說「店門照常更閉」！這與固然顯出了英國人的幽默，而我的朋友信中不說被炸的情形，我已看見倫敦街上炸後的景象了。

這樣的信才是夠生動，夠精彩的了。如果

只寫某月某日發幾枚炸彈，她平安無恙，那信就平凡了，就通俗了。她現既能寫信，並且很快樂地在寫，所以她雖不說平安，而平安已充滿于字裏行間。

如果信札的使命是專為報平安的，而無別的內容，那郵票的發明還不知要等到何日。如果大家所知道的，我們最初通通信，郵費照例是向收信人取的，即在信封上批明，送到請付力錢多少。據說，百年前英國湖區的人，為要省除郵費，先約定一個暗號，畫在信封上，信差送了信來，一見那暗號，便知寄信人平安，隨即把信退還，不付郵費。後來有人發見了這種弊病，於是才印行郵票，要收信人購貼。不過自從郵票一出，信的價值頓減。寫信太容易，太便宜了，大家寫得既頻繁，內容也就愈貧乏，在今日而欲求得那種完美夠味的信，真是百封信中難得一封。寫信的藝術，恐怕也就快要喪盡了。

## 趕快定閱

預定本刊，手續最為簡便，祇須把足額郵票納入單掛號信中，直寄小龍坎戴家院本社便可。隨報附紙本每冊二角，三月二元四角，半年四元八角；嘉樂紙本減半。夾裝紙本只供零售之用，絕對不致誤寄定戶。每期出版，立刻寄給定戶，從不延緩一小時！諸君要得先睹之快，請速取得定戶資格！